

# 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革命文化 内容编排特点及教学路径

袁爱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, 江苏 南京 211200

**摘要:**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化内容具有典范性与历史性。对于此类篇目,教学设计要以大概念统领革命文化,进行深度教学,推进学生对革命文化的深度理解;教学实施要在真实情境中展开语文实践活动,促进学生对革命文化的传承;教学评价要指向表现性任务的达成,促进革命文化学习的知行合一。

**关键词:**统编教材;革命文化;教学路径;教学设计

新课标明晰了革命文化的学习目标、主要内容和主要载体,同时将革命文化内容贯穿于语文学习任务群中。统编初中语文教材精选革命文化主题文本,结合“三位一体”阅读教学体系,科学设置导读提示、思考探究和积累拓展等助读系统,强化革命文化学习的综合性与实践性。然而,当前语文教学中,革命文化学习仍然处于浅层状态。因此,我们亟需认真梳理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革命文化内容,寻求产生深度学习的教学策略,才能将革命文化教育内化于心,外化于行。

## 一、教材革命文化教学内容编排特点

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体现革命文化内容的课文篇目呈逐年增加趋势,且具有以下特征。

其一,典范性。教材选取的革命文化篇目大多是名家所写,有毛泽东、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品,有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闻一多、萧红、艾青、戴望舒等现代著名作家的作品,也有光未然、贺敬之、吴伯箫等长期在革命队伍中边工作边写作的作家的作品,还有杨振宁、王选等科学家的作品。

其二,历史性。统编初中语文教材选编了30多篇反映中国现当代不同时期的革命文化作品。其中,创作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作品,有反映五四精神的,有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人民抗击日寇表现

出的英勇精神的,有表现中国人民及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;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作品,一方面回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,另一方面通过描写新中国建设过程以及改革开放后的新人物、新成就,展现革命文化与时俱进的特点。

从教材编排内容来看,其具有以下特点。

其一,文本类型的全覆盖。所选篇目涉及“文学类”“论述类”“实用类”等基本语篇类型。文学类文本有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等,大多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伟大历程,刻画了众多革命志士与英雄人物形象;论述类文本大多是阐发革命精神的优秀论文与杂文;实用类文本有说明文、演讲词、新闻、通讯等,大多反映不同时期的革命历史背景以及建设成就。

其二,学习领域的全融通。在单篇阅读教学的基础上,融入整本书阅读教学以及综合性学习。整本书阅读中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《艾青诗选》为精读名著,《白洋淀纪事》《红岩》《创业史》《长征》等为自主阅读篇目,渗透了长征精神、抗战精神、红岩精神、艰苦创业精神等。此外,结合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设置了探究专题——“红色经典”的现实意义;在九上诗歌“活动·探究”单元任务二诗朗

诵中,附录有《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集体献词》。

其三,学习材料的群阅读。选文采用“1+X”群文阅读方式开展主题阅读与探究阅读。统编初中语文教材课后练习“积累拓展”部分采用多种方式,引导学生进行大量阅读实践:或以一篇课文带动多篇文本,或以一篇文本带动一本书,意在用课内阅读带动课外阅读。如《纪念白求恩》一课,拓展阅读了朱德《纪念白求恩同志》、聂荣臻《“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”——怀念白求恩同志》等。

## 二、教材革命文化内容教学路径

(一)教学设计:以大概概念统领革命文化的深度教学,推进革命文化的深度理解

中国革命传统作品包含革命文化的大概念。以短语方式体现的大概念,如“五四精神”“红船精神”“延安精神”“长征精神”“雷锋精神”等。以基本问题体现的大概念,如“闻一多作为学者与作为民主战士的‘说’和‘做’有哪些不同?”“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?”等。以正式理论呈现的大概念,如《纪念白求恩》中提出的“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”的相关理论。这些具有“红色”特征的大概念既折射出中国革命者的精神光华,也凝聚着中国革命思想的结晶。

以大概概念统领的教学设计大多指向单元教学,因此,借助革命文化的大概念组织教学需要对教材进行重组与整合。一是同册教材的重组,如围绕“抗战精神”大概念,可以将七下《土地的誓言》《黄河颂》、八上《白杨礼赞》、八下《回延安》《灯笼》、九下《沁园春·雪》《我爱这土地》等组合教学。二是不同册教材的重组,如将七下《说和做》与八下《最后一次讲演》组合,探究闻一多先生不同身份的“说”和“做”。三是采用“1+X”的阅读方式,如围绕大概念“延安精神”,由《回延安》一课拓展阅读莫耶《延安颂》、祁念曾《延安,我把你追寻》、曹靖华《小米的回忆》、吴伯箫《记一辆纺车》等。

(二)教学实施:在真实情境中开展革命文化学习的语文实践活动,促进革命文化的传承

1. 注重沉浸式学习,在复杂学习情境中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,提升学生的革命文化认知能力。

单一学习情境往往只能产生浅层学习,复杂学习情境才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。复杂学习情

境包括日常生活情境、文学体验与文化参与情境、跨学科学习情境等相互融通的情境,往往以“任务链”的方式组合展开。比如,阅读《艾青诗选》可设置以下系列学习任务。

任务一:为班级微信公众号“清夜读诗”栏目编写一期图文、音频稿件,推荐艾青的诗歌。内容包括诗歌原文、推荐理由、诗歌赏析,以及与诗歌内容匹配的图片、朗诵诗歌的配乐音频。同时将其中的优秀作品向学校公众号等媒体推荐发表。

任务二:细读诗选,先整理归纳诗选中出现频率较多的意象,然后选择某一类意象进行探究,并在班级“艾青诗歌意象”探讨会上交流成果。

任务三:检索《艾青诗选》中的同题诗歌,小组合作,比较其内在关联。

上述任务中,任务一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情境,诗朗诵可以深化文学体验,撰写荐读和评析文字属于文化参与活动,编辑图文、录入音频需要运用美术、音乐以及信息技术等学科技能。任务二与任务三重在培养学生提取信息、筛选分类、比较概括、归纳总结等高阶思维能力。

2. 融入情感体验与审美判断,在审美鉴赏与创造的过程中,走进革命人物的心灵深处,深度体验革命征程的艰辛与伟大。

当代青少年受快餐文化和娱乐主义的影响,很难与革命文化作品产生共鸣。因此,革命文化作品的学习必须激发学生的兴趣,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共情,这样,学生的情感体验才会更加深入。教学中,教师可以通过角色体验,让学生设身处地地理解革命人物的言行与精神世界,进而与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展开深度对话,运用审美判断领略作品的艺术价值。例如,于漪老师在教学《最后一次讲演》一课时就采用了这样的教学过程:导入环节引用闻一多《红烛》“序诗”,点明时代背景,激发学生情感;接着出示《闻一多传》的封面,简介“红烛”形象;然后再闻一多演讲场景,点燃学生爱憎之情,再让学生做“现场”讲演,把握短句以及感叹句表达的语气与情感。<sup>[1]</sup>

在审美鉴赏过程中,教师要善于捕捉作家的独特发现与创造,把握艺术形象的丰富性与独特性。这样,才能引导学生进行审美判断,而不是道德判

断,才能使 学生触及作品表现的真善美,对革命文学作品的解读才会走出“贴标签”的陋习,从而走向具有美学意味与文化意蕴交汇的生命化阅读境界。比如,阅读《老山界》《驿路梨花》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等经典篇目时,教师可引导学生从红军夜行“火把”形象的象征意义、“梨花”与哈尼族小姑娘形象的映照、志愿军血战沙场与后方人民幸福安宁生活的对比等角度,进行审美观照,挖掘其中的革命文化内涵;阅读《土地的誓言》《灯笼》《壶口瀑布》等课文,要引导学生抓住东北大地有特征、有意味的景物组成的画面,灯笼与火把、探海灯以及燎原之火的联想,壶口瀑布折射的人情与个性等,进行审美化解读,联系时代背景,体会审美对象的革命文化意蕴。

3. 倡导思辨性阅读与表达,在历史语境与文本语境中提高学生的理性思维水平。

思辨性阅读与表达重在发展学生实证、推理、批判与发现的能力,理解作者的立场、观点与方法,增强思维的逻辑性与深刻性,提高理性思维水平,学习负责任、有中心、有证据地表达。解读革命文化作品需走出旧有的解读定式,从思辨的角度审视文本。

阅读《纪念白求恩》《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》等阐发革命精神的议论文,要分析文本论证的思路与理据,同时明晰作者阐发的革命文化核心思想。阅读新闻、通讯以及演讲词,要联系时代背景,分析历史事件的真相,把握作者的革命立场与观点。阅读反映革命文化的文学作品,要从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多角度理解分析,感受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德。比如,学习《回忆我的母亲》一文,不少教师将教学目标定位于感受母亲的品格,通过梳理母亲勤劳一生的具体事例,体会作者对母亲的赞美以及怀念之情。如此阅读,往往忽视了文本书写的历史语境,也没有关注文本的内在语境。因为,文中的“我”与“母亲”皆有特定身份:“我”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,而“母亲”则是劳动人民的代表,且文章发表于1944年4月5日的《解放日报》。由此看来,作者不仅赞颂了母亲作为劳动人民所具有的勤劳俭朴、宽厚仁慈、坚韧顽强的优秀品质,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要尽忠于民族和人民、尽忠于中国共产党的决心。因此,学习这篇文章需要

采用思辨性阅读的方式,从“母亲”“我”“我与母亲”等维度,结合时代背景,把握作品内涵,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。教学时,教师可以围绕教材预习提示,还原历史语境,展开思辨性阅读。具体可将两副挽联的上下联作为切入点思考问题:母亲为何无愧“劳动阶级完人”的称号?朱德作为“八路功勋”“民族英雄”,受到了母亲的哪些影响?如此,不仅要关注前文写母亲的内容,更要关注后文写“我”走上革命道路献身民族抗战事业的内容。这样才能在文本的全语境中领略作品主旨,才能对作品蕴含的革命文化有更深的体悟。

(三)教学评价:指向表现性任务的达成,培养拥有评估能力的学习者,促进革命文化知行合一

表现性任务可用作学习经验,并在形成学习经验的过程中提供形成性反馈;也可作为学生在学习了精心设计的概念和技能之后的总结性评价。<sup>[2]</sup>显然,革命文化学习需引入表现性任务,并通过评估促进深度学习达到知行合一。

1. 表现性任务必须建立于学生与教学材料的显著互动中,在“做中学”,从而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与写作能力,表达对革命文化的深度理解。

比如,围绕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开展项目化学习,项目驱动问题可设计为: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,我们如何推广红色文化?由此,再设计以下五项学习任务:(1)共赏红色影视,接触“红色”经典;(2)共读文本,了解“红色”精神;(3)探寻访问,撰写“红人”小传;(4)小组合作,设计“红色”路径;(5)大力宣传,推广“红色”文化。前两项任务为跨媒介阅读,只有深度学习文本,之后开展的“写小传”“设计路径”“文化宣传”等表现性任务才会有根基。

2. 表现性任务作为学生学习证据的有形作品,能够提高教学反馈的效度,促进学生进行学习反思,引导学生将革命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。

比如,上述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学习任务三需要完成的有形作品有:(1)采访身边具有红色精神的人物,完成一份采访提纲,附上一张采访照片,并整理关于采访对象的资料;(2)制作一份采访微视频或一份采访音频;(3)完成一份人物传记。

以上,有体现写作素养的作品,如采访记录、人物传记;有体现口语交际成果的作品,如采访提

纲、人物图片、采访音视频材料。学生在完成作品的过程中,需深入现场、全面调查,再根据作品主题和表现形式呈现作品。如此教学,自然会引发学生对革命人物、革命事迹、革命精神等的真实感受与理性思考。

3. 表现性任务注重培养学生的评估能力,通过评价量表或评估准则进行自评、互评,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,也能深化学生对中国革命历程以及革命先辈奋斗人生的切身体验。

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项目化学习呈现的成果可以通过评价量表进行多向性评价,评价材料包括纸质文本作品和电子媒介作品,评价主体由学生个人、小组、教师三方组成,评价过程能促进作品质量的提升,帮助学生掌握学习策略,提升学习品质。学生在阅读评价作品的同时,还可以扩大阅读面,渗透感性体验,强化理智判断。如此,学生对革命人物形象和革命精神会有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。

### 三、初中语文课程与革命文化教育的发展趋势

1. 教材修订需要进一步优化整合革命文化教学内容,与新标相应的任务群学习特点以及大单元教学趋势相适应。

21世纪迫切需要的高阶概念性思维能力包括跨文化、跨时间、跨情境迁移概念和概念性理解的能力。<sup>[3]</sup>新课标对“三种文化”课程内容进行了具体阐释,教材修订可以通过目标取向、文本选择、学习实践活动方式等体现不同学习任务群的特色,同时设置关联性学习内容,实现对不同学习任务群内容的整合。比如,以“五四精神”“长征精神”“中国梦”等大概概念组织单元,选择教材内容,以学习任务为导向,都有利于在大情境、大任务统领下开展语文实践活动。

2. 充分开发地方革命文化课程资源,多路径共建共享课程资源,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少年的血液。

新时代革命文化教育应该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。首先,教师需要强化革命文化的本地教育,充分利用当地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,促进课内与课外的融通。其次,教师要凸显革命文化的本色教育,拒绝娱乐化、粗俗化、浅表化教育,通过一手资料以及现实情境,多方面了解革命史实,全方位感知英雄形象,深层次洞察革命精神。这样才能寻得初

心,达成共鸣,激发爱国热情。

3. 发挥跨学科学习的整体育人优势,开展语文综合实践活动,增强革命文化教育的广度与深度。

“双减”背景下,语文学习的方式正在不断革新,项目化学习已成为热点。教师可以结合教材以及课外资源,整合革命文化课程资源,以革命文化学习主题为引领,开展项目化学习,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学习相融通,开展阅读与表达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实践活动,在跨媒介阅读与交流、思辨性阅读与表达、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、整本书阅读等任务群引领下,增进革命文化理解,深化革命精神认同,同时形成全学科、全员育人的氛围,引导学生从不同学科视野多维度理解与传承革命文化。

4. 语文教师要肩负民族责任与育人使命,必须加强“三种文化”的深度学习,做革命文化的接力者与播种者。

语文教师要有政治自觉、文化自信,必须跟随时代进一步学习“三种文化”。为此,学生不仅需要重读现代革命文化经典作品,还要阅读当代革命文化优秀作品。这些阅读任务既是青年语文教师的必修课,也是老教师的重修课。近年出版的优秀作品,由于革命史实材料进一步公开完备,文学艺术表现手法也变得丰富多样,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同样十分厚重,如李准《黄河东流去》、陈忠实《白鹿原》、宗璞《东藏记》等作品。这些作品既继承了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,同时又吸收了外国现当代文学的新的表现手法,人物形象塑造摆脱了“高大全”的概念化手法,主旨也变得深厚蕴藉。显然,只有教师成为革命文化的深悟者,其传播革命文化的热情与觉悟才会发自内心,才能将红色的种子播种在学生心田。

### 参考文献:

[1] 于漪. 语文教学谈艺录[M]. 上海: 上海教育出版社, 2012.

[2] [美]特蕾西 K. 希尔. 设计与运用表现性任务——促进学生学习与评估[M]. 杜丹丹, 杭秀, 译. 福州: 福建教育出版社, 2019.

[3] [美]林恩·埃里克森, 洛伊斯·兰宁. 以概念为本的课程与教学: 培养核心素养的绝佳实践[M]. 鲁效孔, 译.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8.